



女太监

The Female Eunuch

著——〔澳〕杰梅茵·格里尔
Germaine Greer

译——欧阳昱 上海文艺出版社



女太监

The Female Eunuch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太监/[澳]杰梅茵·格里尔著;欧阳昱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321-4091-6

I. ①女… II. ①格…②欧… III. ①妇女学—研究

IV. ①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8933号

THE FEMALE EUNUCH

by **GERMAINE GREER**

Copyright: ©1970,1971 BY GERMAINE GRE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09-632号

责任编辑:海力洪 李珊珊

装帧设计:钱 祯

女太监

[澳]杰梅茵·格里尔 著 欧阳昱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125 插页 2 字数 313,000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4091-6/C·38 定价 29.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译 序

杰梅茵·格里尔（1939—）是著名的澳大利亚女作家、记者和女权主义运动家，她生于墨尔本，父母长期不和以及母亲的经常虐待给她的童年生活打上了不幸的印记。她先后毕业于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两所大学：墨尔本大学和悉尼大学，并在悉尼大学获得英语硕士学位。25岁那年，她获英联邦奖学金去英国剑桥攻读博士，毕业后在沃里克大学讲授英国文学。60年代后期，她投身妇女运动，先后为《性感》、《澳洲人》、《观察家》、《旁听者》等报刊撰稿，并创办报纸《吮吸报》，成为著名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是她的处女作，也是她最重要的女权主义作品，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再版达数十次之多，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产生了广泛影响。

本书大致可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以《肉体》开篇，从医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极为详尽地分析了男女在性征、骨骼、毛发、性行为等方面的形成、发展和差异，为女性了解自身和传统与社会对她们在这方面所抱的基本错误观念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指南。第二部分是《灵魂》。它开宗明义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滞定型”或“陈旧的样板”，这是指西方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现象，即无论在诗歌、绘画、小说或报纸杂志上，都把美与财富与女性紧紧

联系在一起，结果使这种浑身散发着人造美感和珠光宝气的女性形象成为广大妇女效仿的对象。因此，女性从婴儿到少女，直至成年，始终都摆脱不了这种形象对自己的诱惑和束缚，始终囚禁在这个精神牢笼中，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活力，从而变成弗洛伊德所称的“被阉割的人”，即“女太监”。第三部分主要谈爱情，其中涉及与爱情有关的各个方面，如理想、利他主义、利己主义、家庭等，深入探讨了爱情和家庭的本质，对传统的观念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并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男权主义社会企图以婚姻捆住妇女手脚，使其沦为家中奴仆的实质。第四部分与第三部分形成对照，它详细地阐述了男性对女性憎恨的心理动机、历史渊源和所造成的直接恶果，即女性对男性的仇视、愤懑和反抗。同时，这一部分还分析了60年代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出现的各个组织和派别提出的纲领及理论，对其中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最后一个部分提出了妇女欲争取独立自由就必须闹革命的主张及一系列对策。

女权主义运动是20世纪以来的一个新生事物，它是妇女争取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经济独立等平等权利的运动，但女权主义思想早在15世纪就已产生，当时用笔维护女性的就有一位名叫克里斯廷·德·皮桑的法国女人。16世纪，科内柳丝·阿格利帕写下了《女性对男性的绝对优势》，而在17世纪，玛丽·勒·雅·德·古尔雷撰写了《男女平等》和《女性的悲哀》两篇文章。在这些具有早期女权主义思想的人物中，最具代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数18世纪英国女作家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她的《为女权一辩》成为女权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座理论丰碑。

一般说来，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本世纪

初到 30 年代为第一阶段，30 年代至 70 年代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妇女运动的目标主要是争取获得选举权，这个运动由于选举权的获得，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萧条、法西斯主义和反女权主义的影响日益增长而跌入低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抬头，到 60 年代风起云涌，势头高涨，席卷了整个西方，成为举世瞩目的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

在第二阶段中，共出现了四部女权主义的经典著作，分别为法国作家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1949），美国女权主义活动家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1963），美国女权主义作家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1970）和杰梅茵·格里尔的《女太监》（1970），其中以《女太监》分析最透辟，阐述最全面，抨击最猛烈，笔锋最辛辣，也较为有理论深度。《第二性》以存在主义的观点探讨了女人何以劣于男人的原因并提出了她们如何争取独立自由的初步设想，《女性的奥秘》则针对美国的妇女现实号召女性放弃追求“幸福的家庭主妇”的目标，争取经济独立和政治领导权，《性政治》从另一个侧面专门阐明父权制的危害，要求男女在社会分工中做出巨大变革，使个人和家庭方式发生根本变化，《女太监》不仅综合了上述特点，而且还提出了革命的主张，号召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使男女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上都达到平等。这可以说是杰梅茵对女权主义运动的一大贡献。尽管有些提法过于激烈，如所谓爱情是“被强奸者对强奸者的回答”，要革命首先就必须“拒绝结婚”，等等，但她的不少观点都切中时弊，如当代西方社会许多人的“性行为成了阴茎利用阴道手淫”，人们“在对器官做爱，还不是对人”，“破裂家庭”是“产生许多弊病的根源，但本应破裂而未破裂的家庭更是造成紧张关系的根源”，等，又如她提出的“滞定

型”和“有机家庭”的观点，她依据大量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资料立论的方法，对当今我们如何研究中国的妇女问题是颇有借鉴之处的。

二十一周年版前言

二十年前，我在《女太监》前言中写道，我觉得，这本书很快就会过时并销声匿迹。我期望，地球上将有一批新女性来到，对她们来说，我对二十世纪下半叶发达世界性压抑的分析将绝对无关紧要。

许多种新女性都已来到了地球上：有女子健美运动员，其胸肌硬度绝不亚于任何男性；有女马拉松选手，其肌肉组织之多筋及绷紧程度绝不亚于任何男性；有女行政官员，其权力绝不低于任何男性；有支付赡养费的女性，也有接受同居生活费的女性；有争取结婚权利和通过人工授精而生育权利的坦率公开的蕾丝；有割除自己性器官，获得法律名义上的女性地位的男性；有联合参加曝广度极高组织的妓女；有战斗在地球上最强大军队第一线的武装妇女；有口红抹得鲜红，指甲涂得鲜艳的陆海军上校；还有著书立说，描写自己如何征服性对象，敢于说出对方名字，敢于描写性交姿势、对方器官尺寸大小如何等等的女性。二十年前，这样的女性现象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妇女杂志现在为成年人撰写之章，讨论的不仅有婚前性交，避孕和堕胎，而且也讨论花柳病，乱伦，性倒错，而且更令人吃惊的是，还讨论高额小额贷款，政治，资源保护，动物权利和消费者力量。由于避孕药物在市场上达到饱和，严重地制约了本来能从妇女绝经期中

赚取的金钱，跨国药品公司终于把注意力转向了绝经期女性和后绝经期女性，因为她们代表了一个崭新、巨大，而又尚未利用的激素替代疗法市场。所有的电视肥皂剧里都能看到老年人性交的场面，女人还想要什么呢？

要的就是自由。

自由了，因为不再是他人赏心悦目的玩物，而是敢于回望对视的人。自由了，因为不再顾影自怜。自由了，因为不再承担专供男性饕餮，用性欲刺激其疲劳口味的义务，其胃口之大，女人乳房再挺也不够挺，女人腿再长也不够长。自由了，因为不用再穿那种用来挑逗男人的不舒服的衣服了。自由了，因为不用再穿那种把我们脚步缩短，让我们臀部突出的鞋子。自由了，因为不用再看第三页上那种永远在场，充满稚气的美丽形象。自由了，因为摆脱了报刊经售店书架顶端色情杂志向我们倾泻而来，让人丢脸的侮辱。自由了，因为摆脱了强奸，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强奸，如建筑工地上男人的口头调戏；我们处理日常事务时有人暗中窥视；在大街上被人拦住、提出猥亵要求或有人跟踪；受到男性工作伙伴的谄媚挑逗；惨遭老板魔爪的撕扯；让所爱的男人虐待狂地对待我们或作出违背我们意愿的事；或让一个陌生人或一帮陌生人以暴力恐吓我们，殴打我们。

二十年前，强调性的表现很重要，而突出女性有权拒绝男性示爱献媚则远远不那么重要。现在，女性有权拒绝男性器官插入、有权安全性交、有权保持贞节、有权推迟肉体亲密接触，直到双方互相承诺的证据已无可置疑，强调这一点甚至更加重要，因为地球上已经出现了艾滋病。不过，《女太监》一书的论点现在依然有效，它认为，女性有权表现自己的性欲，这与向男性示爱献媚表示投降的权利完全不是一回事。《女太监》主张，认为女性力必多不过是对男性做出反

应的这种观点必须摈弃，这是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这一主张被舰队街那些脑坏死的雇佣文人理解为“让女人出去干。”

二十年前我为之辩护的自由是做人的自由，带着尊严做人，带着正直做人，带着高贵做人，带着热情做人，带着骄傲做人，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做人的根本。这是跑动的自由，呐喊的自由，大声说话的自由，坐下来双腿膝盖张开的自由。了解并热爱大地，了解并热爱大地上游动、躺卧和爬行的一切的自由。教与学的自由。摆脱恐惧的自由，摆脱饥饿的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世界上大多数女性现在仍然害怕，仍然饥饿，仍然缄口不言，仍然戴着宗教加于其身的各种枷锁，蒙着面具，戴着口套，被肢解、被殴打。《女太监》没有涉及贫穷的女性（我写作时并不认识她们），而是涉及了富有世界的女性，她们的压迫在贫穷女性眼中现在却被视为自由。

1989—1990年间，随着世界格局发生巨变，全世界的贫穷女性一下子被推进了消费社会；在这种消费社会中，无论为人之母还是老者弱者，都没有任何保护，对保健、教育和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准都没有任何承诺。在这两年当中，成百万妇女眼睁睁地看着她们世界的底线失守。尽管她们失去了子女赡养费、养老金、医院津贴、日间护理费，失去了本应受到保护的工作，而且她们曾经工作的学校和医院也都关门闭户，但却无人大声疾呼。她们是有说话的自由，但却发不出声音。她们有购买基本服务的自由，但却无钱购买。她们有沉溺于最古老的私人企业形式即卖淫的自由，把肉体 and 灵魂出卖给消费主义，否则就只有挨饿的自由、乞讨的自由。

你现在可以看到全世界的那个女太监了。正当我们以为已经把她从我们的大脑和内心驱逐出去的时候，她却正舒展身姿，蓝色牛仔裤

和可口可乐走到哪儿，她就舒展到哪儿。你在哪儿看见她的蔻丹、唇膏、奶罩和高跟鞋，这个女太监就在哪儿安营扎寨。你甚至在面纱下也能看见她洋洋自得的样子。

题 献

本书敬献给莉莲，她不跟任何人过，只跟一大群纽约蟑螂一起生活。尽管她忧心忡忡，患有哮喘，体重过量，但她精力充沛，从不萎靡，她总是对所有的人都感兴趣，常常生气，有时还撒泼，但永远都有参与感。莉莲是个感情充实的人，声音响亮的人，口若悬河的人，有人好好爱、也有人不好好爱的人。莉莲是个大美人儿，却又觉得自己长得很丑。莉莲是个不知疲倦的人，却又总是觉得自己累得不行。

本书敬献给卡萝琳，她爱跳舞，但跳得很糟，她爱画画，但画得很糟。她曾含泪从一张餐桌上跳下来，哭着说她想活出个人样来，说着就出去了，就活出个人样来了，尽管她长得很美。卡萝琳一受攻击就倍感痛苦，一听赞语就表示怀疑，她是温柔谦虚，做过大事的人；她是爱心无畏，与当局斗争过的人；她是永不言败的人。

这本书献给我那位长着碧眼的女恩人乔伊，她丈夫诋毁她的常识，小看她的智力，因为她比他更热情智慧，也比他更智慧热情，结果她离他而去，恢复了自我，恢复了洞察力，也恢复了幽默感，再也没有哭哭啼啼了，只是为了同情才哭。

这本书献给卡逊德娜，她会用皮肤，纱线和钢笔变戏法，她从来都好动不好静，从来对事物都有清楚认识，在纽约的荒野里驾驭着她陌生的命运。

这本书还献给玛西娅，她的大脑包容一切，什么都不毁灭，她能领会梦境和噩梦，她能面对风暴而不战抖，她生活在遭受诅咒的人中，但她并不害怕，她是死人中一个活的灵魂。

目 录

译序	(1)
二十一周年版前言	(1)
题献	(5)

综述	(1)
----	-------

肉 体

性别	(17)
骨骼	(23)
曲线	(27)
毛发	(32)
性	(35)
万恶的子宫	(46)

灵 魂

滞定型	(57)
精力	(69)
婴儿	(76)
少女	(86)
青春期	(93)

心理欺骗	(101)
原材料	(114)
妇女力量	(120)
工作	(138)

爱 情

理想	(165)
利他主义	(178)
利己主义	(183)
迷恋	(195)
浪漫	(207)
男性幻想之对象	(233)
中产阶级的爱情与婚姻之神话	(245)
家庭	(271)
安全感	(295)

憎 恨

憎恶和厌嫌	(305)
辱骂	(323)
苦难	(337)
愤懑	(351)
反抗	(362)

革 命

革命	(389)
----	-------

综 述

世界失去了它的灵魂，而我失去了我的性。

托勒^①，《亨克曼》

本书为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一个部分。老一辈主张妇女参政的女性们已经度过了她们的狱中岁月，在她们继续生活的年代中，广大妇女已逐渐为各行各业所吸收，既能进入议会参政议政，又能到高等学府进行深造，可她们不愿从事这种职业，也谢绝行使议会自由权，对于高等学府，也只是日益视其为买卖交易之地，一边等着拿学位，一边等着嫁人，如今，这些老一辈的女性看到，她们的精神正以崭新而充满活力的面貌在新一代女性身上复活了。六点小组的领袖哈泽尔·汉金斯-哈利南夫人对年轻一代的女斗士，甚至她们在性方面的坦率大方都持欢迎态度。“她们很年轻，”她对厄玛·克茨说，“政治头脑十分简单，但她们精力旺盛。直到最近为止，我们这个小组的成员年龄一直都很大，令我不喜欢得很。”^②继令人欣喜若狂的直接行动之后，两代人以前好战的女士们早已安下心来，在大量的小

① 恩斯特·托勒（1893—1939），德国剧作家。

② 《博阿迪西娅又骑马了》，《星期日泰晤士报》，1969年9月21日。

型组织机构中从事巩固性的工作，她们的主要精力随着战后紧缩政策的实施，容忍的 20 年代之后直至贩性的 50 年代中镶皱边服装、女式紧身胸衣以及女性气质的复兴而逐渐委顿，变得日益消沉、日益体面起来。福音传道蜕变成了行为怪僻。

新旧两代强调的重点很不相同。从前，爱斯文的中产阶级女士要求的是改良，而现在，不讲斯文的中产阶级妇女却主张革命。对于她们中的许多人，对革命的要求产生于对妇女解放的要求之前。新左派一直是大多数运动的温床，而对她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妇女解放取决于国家的逐渐消亡和无阶级社会的来临。这是一个根本的差别，因为主张妇女参政者对现存政治体制的信心和参与的热望已经消失殆尽。过去，女士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指出，她们并不想扰乱社会，推翻上帝的统治。婚姻、家庭、私人财产和国家受到她们行动的威胁，但她们渴望减轻保守分子的恐惧心理，这样一来，主张妇女参政者实际上背叛了自己的事业，为妇女解放的失败而铺平了道路。五年前，这个失败就似乎已经很清楚：议会中女议员的人数处于很低的水平，从事专门职业女性的人数已经稳定下来，只占极少数，而妇女从事的职业模式都是低收入、下贱而又属于辅助性的工作。鸟笼已经打开，可金丝雀却不愿飞出来。结论是，鸟笼的门本来就不应该打开，因为金丝雀生就了一种受奴役的天性。建议它们做出选择只会令它们迷惘和悲哀。

目前仍有一些女权主义机构在沿着老一辈主张妇女参政者所铺平的改革道路前进。美国当代女权主义运动家贝蒂·弗里丹所领导的美国全国妇女组织在议会委员会，特别是被认为与妇女有特殊关系的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女政治家们仍然代表着妇女的利益，但这经常是作为附属品的妇女的利益，为了保护她们不受任意离婚和形形色色